

帥氏清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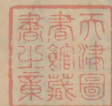


凡聞軒齋膏



咫聞軒臆稟

奉新帥方敷子文著



始吾七歲從先大夫受四書其後三季學爲四書義  
比季十四入巡撫侍郎秦公墓府從梅夫子游于是學  
爲古文數有所論箸然脫稟輒弃去都無所畱也嘉慶  
壬申先大夫見背自是迫于衣食之計奔走道路稀  
得屬文而有暇亦偶爲之自初束脩十餘季閒纂述寔  
多幾可褻然成集矣而散失且盡友朋見問恆無辭也  
咫聞軒臆稟

序目

一

自恨晷時略不經心目故至此道光辛巳萍寄蕪湖官  
署多閒乃取行篋諸艸編爲六卷命之曰咫聞軒筆錄  
筆者取六朝人語目無韻之言爲筆有韻之言爲詩云  
爾時蕪湖關道祥璞亭將爲刊行吾辭目且竣學有所  
進遂不果丙戌通籍供職京師至戊戌歸田家尻案稔  
凡所屬艸多應酬之作咸豐癸丑刻詩艸既竣工因復  
取雜文錄其可存者稍增爲八卷辛酉之敵賊入奉新  
尻宅被焚臆書及詩文雜著各稟悉燬于火壬戌己後

從友人處蒐葺散亡得文如千篇分爲四卷名之曰咫  
聞軒牘彙蓋視疇彙亡去大半矣最經解七篇賦五篇  
書後十一篇論十九篇擬史論二篇說六篇序九篇書  
四篇傳四篇碑五篇墓志銘三篇墓表一篇祭文一篇  
告三篇爲文八十篇曰授劄刷同治五年孟秋月也

卷一 經解 賦

禹貢三江解

禹貢九江敷淺原解

咫聞軒牘彙 序目

衛風綠竹解

論語石門解

中庸華嶽解

孟子南陽解

鹿洞講義

鎖石賦

過江南賦

太和殿賦

正大光明殿賦

大凌河養息牧馬羣賦

卷二

書後賦論

書史記蕭相國世家後

書史記呂不韋列傳後

書魏志武帝紀後第一

書魏志武帝紀後第二

書魏志陳畱王紀後

咫聞軒輿彙

序目

三

書唐書宗室傳後

書歸愚詩鈔後

書帥氏唐昌舊譜後第一

書帥氏唐昌舊譜後第二

皇清開國方略書後

書宋紹興十八季寶祐四季兩科進士題名碑後

孟子論一

孟子論二

孟子論三

孟子論四

孟子論五

孟子論六

三教論

陳平論

荀彧論

嵇紹論

咫聞軒贖彙

序目

四

謝枋得論

于謙論

江西會館不當祀許真君論

卷三 論 假史論 說 序

二忠祠不當改祀論

鄱陽湖元將軍廟不當復建論

論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之誤

論晉書惠帝紀失載元康季號之誤

論顧氏日知錄之誤

論流俗官偶之失

擬五代史記唐太祖家人劉夫人曹夫人傳論

擬五代史記郭崇韜傳論

白鼠說

迂說一

迂說二

迂說三

咫聞軒賸橐

序目

五

迂說四

迂說五

送陳立凡使君預之官貴州序

周麗生世英詩艸序

心逸公支譜序

秀升公家譜序

送湯子燮明府譽光之官江南序

山東鄉試錄後序

銅鼓齋詩鈔序

黃榘卿侍郎琮蜀游艸序

姜章圃曾文集序

卷四書傳碑墓志銘墓表祭文告

上吏部趙竹岡先生敬裏書

與族叔稜香芝生書

與宋子壽九芝論二吳氏五代史記纂誤書

金陵平賀曾條生節相國藩書

咫聞軒贖彙序目 六

毛穎後傳

元濟公傳

朱節婦胡氏傳

宋嵩菴先生家傳

重修四世祖君完公墓碑

新置登瀛集碑

重修白鹿洞流芳橋碑

重修心逸公祠堂碑



平定奉新紀功碑

通奉大夫程公墓志銘

廣西分守桂平梧鬱鹽法道宋公墓志銘

總督湖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程公墓

志銘

東選知縣周君博泉墓表

祭周博泉化溥文

纂修心逸公支譜開局告廟文

咫聞軒臚彙

卷一

七

己丑樊黃告墓文

丁酉樊黃告墓文

附錄

白鹿洞書院教思碑

男汝慤孫大侗校刊  
之憲

咫聞軒臚彙

奉新帥方敷子文著

卷一

禹貢三江解

禹貢三江既入釋文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又水經沔水下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

咫聞軒臚彙

卷一

一

入于海注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三說不同按禹治水未嘗至浙故論者已爲宏嗣景純所說三江乃國語之三江不可目釋禹貢蔡氏集傳取庾仲初吳都賦注其言與吳地記合差爲近之而胡氏禹貢雖指力主蘇氏之說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已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按漢在荆州已入江禹貢特已漢爲大水雖已入江不容沒其入海之實故謂之北江耳其實入海止一而引初學記所偁康成書注左合江何嘗有二江邪

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按漢在西彭蠡在東岷江

尻其中爲中江曰實之夫別于大江而謂之三江猶別

于大江而謂之九江也九江孔殷疏鄭云九江从山谿所出謂各自別原非大江也下

流合盱言九江者初不并大江數之曰爲九今此三江

何獨并江漢數之而爲三哉且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

水經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至贛縣東與豫章水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

贛水出大江北過星子縣南入彭蠡澤總其原流不

過千里蓋揚州一隅之水耳渠足與江漢並稱三江邪

咫聞軒牘彙

卷一

康成子瞻之論斯不然矣子瞻味別之云尤無義理空

爲蔡氏所不取也禹貢繫三江既入于揚州繫江漢朝

宗于海于荊州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

江漢江漢之非三江審矣江漢爲荊州巨川故書于荊州不書于揚州且漢在荊州

已入江揚州惟有江無漢水矣

烏得曰漢爲揚州之三江邪

禹貢九江敷淺原解

書禹貢九江孔殷傳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釋文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原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洲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堤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太

咫聞軒賸藁

卷一

三

康地記曰九江劉歆曰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漢唐諸儒皆曰九江在潯陽至宋胡旦始曰爲當在洞庭而

晁曰道曾彥和竝从之曾氏曰沅漸元當作無蓋辰敘

西湘資醴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朱子作

九江辨亦主其說今曰經文繹之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猶在梁州也東至于澧則入荊州境矣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猶在荊州也東迤北會于匯匯導漾所云東匯澤爲彭蠡也至是始入揚州境而入海經繫

九江孔殷于荊州則洞庭九江之說信可據矣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傳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

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曰爲敷淺原

博當

作傳傳

寫之誤按漢書地理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

南古文曰爲敷淺原師古曰傳讀曰敷易古陽字

史記漢書

敷多作傳禹敷土史記作傳土敷奏曰言漢書作傳奏

自來說經之家皆援漢志

曰釋敷淺原而朱子作九江彭蠡辨則謂今之所謂敷

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庫不足曰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

咫聞軒輿橐

卷一

四

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曰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曰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乃爲宜耳其荅程泰之書云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卽今廬山金吉甫亦云敷古文作傳傳陽山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此則曰廬山爲敷淺原蓋傳陽山傳陽川皆曰在敷淺原之陽得名非傳陽山卽敷淺原也然則指廬山爲敷淺原更爲可據矣傳陽山所在通典云江州海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也

驛前有敦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敦陽山

唐武德入季子潯陽縣置蒲塘

驛後改爲場五代楊吳時升爲德安縣

而晁亘道云饒州鄱陽縣界中有

厯陵故縣及傳陽山未知其審

咫聞軒牘彙

卷一

五



衛風綠竹解

詩衛風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朱子集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按綠竹古本作菴竹蓋菴為一物竹為一物菴王芻也竹蕭蓄也禮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說文菴王芻也从艸彖聲詩曰菴竹猗猗爾雅釋草菴王芻注菴菴也今呼鴟腳莎註釋文作疏舍人云菴一名王芻某氏云菴鹿菴也釋文郭云菴也詩衛風瞻彼淇奧菴竹猗猗是也

咫聞軒騰彙

卷一

六

據邢氏此疏則宋初本尚有作菴竹者王叔師楚詞注引詩終朝采菴亦作菴今本綠竹采綠俱作綠疑皆後儒傳寫之誤朱子因今本作綠遂曰綠色訓之至于采綠固不能曰為綠色也則又自古注訓為王芻此已自相刺謬矣采綠之綠可訓王芻綠竹之綠獨不可訓王芻乎箋綠王芻也竹篇當作竹也猗猗美盛貌釋文綠爾雅作菴韓詩竹作蕩云蕩篇筑也石經同篇竹本亦作扁郭云侶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

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洪水側人謂之菜竹也古訓  
皆曰菜竹爲二物惟草木疏混爲一物然亦作菜不作  
綠自後人誤菜爲綠朱子訓爲綠色或又謂菜古通作  
綠按菜綠通用經典無所攷證此尤傳會迂曲不足曰  
說經矣又按籜籜竹竿曰鈞于淇衛詩咏之淇園之竹  
自古知名則此詩所言卽今竹矣爾雅竹蕭蓄鄭箋引  
之呂釋此詩而郭云云殊非今所謂竹不如說文云竹  
冬生艸也其義爲的然則綠从古訓竹从朱傳不可易  
也

咫聞軒臆橐

卷一

七



論語石門解

論語子路宿于石門疏石門地名也按左隱三季冬十

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注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

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在今濟南府長清縣西南曰此釋論語

石門致爲明確矣石門之宿或子路從而後或夫子在

齊使子路歸魯偶宿于此皆未可知要其爲齊地之石

門斷然無疑也地爲盟會之所非偏隅僻壤可比設門

關置官曰司啟閉譏出入理之常也閭百詩四書釋地

咫聞軒輿彙

卷一

八

乃已爲不然而引太平寰宇記云古魯城凡有七門次

南第二門名石門夫子使子路歸魯視其家暮抵魯城

下門已闔宿臺門外明日晨與伺門入晨門問之云云

樂子正寰宇記傳會舛錯不一而足何足據曰說經石

門果爲魯城門魯人安有不識子路尙煩疑問之理其

爲誕妄不辨而明也且攷春秋傳魯諸城竝無石門之

名魯正南門曰稷門又曰高門左莊三十二季傳能投

蓋子稷門注稷門魯南城門也僖二十季春新作南門

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故名高門也南之東曰鹿門左襄二十三季傳臧  
紇斬鹿門之關曰出奔邾注魯南城東門南之西曰雩  
門左莊十季傳自雩門竊出注雩門魯南城門東之北  
曰上東門左定八季傳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  
注魯東城之北門西曰吏門亦曰史門北曰爭門或曰  
爭當作淨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蓋雩門臨雩水淨門  
臨淨池皆曰水名門也公羊閔二季傳桓公使高子將  
咫聞軒牘橐

卷一

九

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  
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又有子駒之門及萊  
門竝臺門也左文十一季傳葬其首于子駒之門注子  
駒魯臺門哀六季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  
見南臺且于出萊門而告之故注魯臺門也是魯南城  
正門曰稷門南之左曰鹿門南之右曰雩門無所謂石  
門也闕氏舍明確可據之春秋經而別求諸荒謬無稽  
之實字記其言新奇可喜易動人聽聞洵所謂好爲異

說日相蒙適足日疑誤後學而已矣

咫聞軒臚彙

卷一

十



咫聞軒臚彙目錄附錄卷一

中庸華嶽解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注華山在華

陰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嶽山吳嶽也在汧爾雅釋山

河南華注華陰山蓋自康成作注曰嶽為吳後儒相承

竝沿其誤西鎮之祀遂屬吳山唐書地理志隴州汧陽郡吳山有西鎮吳山祠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今隴州有吳嶽祠堂記吳山既蒙

唐興元元季十月立于公異撰冷朝陽書

嶽山之名于是嶽之為山不復可攷漢書郊祀志自華

曰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師

咫聞軒臚彙卷一

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亦云河西曰嶽

說者咸云嶽即吳嶽也今志有嶽又有吳山則吳嶽非

一山之名但未詳嶽之所在耳徐廣云嶽山在武功據

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吳山在今隴州吳山

縣按顏籀此注致為明核據郊祀志所列則秦漢之世

吳與嶽各自為山其混吳嶽為一山實自康成始矣又

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曰為汧山雍

渭水經注謂水上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水東逕汧

縣故城北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曰此山

為吳山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而後漢書郡國志右扶

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書禹貢導岍釋文岍字

又作汧山各一名吳岳孟堅述史曰吳為汧康成釋經

曰吳為嶽至劉宣卿陸德明輩遂合嶽吳汧而一之而

不知皆非也又華當作華說文華山在宏農華陰从山

華省聲今經典借用華字

咫聞軒臚彙 卷一 三

華省聲今經典借用華字

曰吳嶽嶽在隱官陳劉惠即嶽嶽合嶽吳我嶽一之

又汧山各一名吳岳孟堅述史曰吳為汧康成釋經

孟子南陽解

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按泰山之北爲齊其南爲魯此南陽蓋齊邑之錯入魯界者魯欲得之使慎子爲將軍用兵取之也公羊閔二季傳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注南陽齊下邑南陽本齊邑春秋呂來常屬齊魯一旦欲勝齊而有之故孟子惡其殃民且舉先王之制責之爾或謂南陽卽汶

咫聞軒牘彙

卷一

十三

陽者非是公羊傳閔二季齊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二事同時而南陽屬齊汶陽屬魯明南陽非汶陽也汶陽魯舊地袁婁之盟晉人使齊歸之于魯夾谷之會夫子亦曰汝不反我汶陽之田曰夫子所欲復者而孟子乃深責慎子曰不當取恐無是理又按春秋時晉有南陽左僖二十五季傳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戊午晉侯朝王玉饗醴命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注在晉

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此南陽乃地名亦統辭兼陽樊溫  
原攢茅等邑而言本周圻內地襄王曰賜晉衛亦有南  
陽左文元季傳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  
陽注今河內地此南陽與晉南陽相連應仲遠曰河內  
殷國也周謂之南陽後又爲魏鄭衛三國之地是也又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治宛屬荊州此三南陽與齊南陽  
相去甚遠

咫聞軒牘彙

卷一

古

鹿洞講義

大學之道在親民親古讀如字朱子从程子讀作新按  
下文引盤銘引書引詩皆作新則朱義爲長蓋後儒傳  
寫誤新爲親猶書金滕惟朕小子其親迎誤親爲新也  
近世任啟運禮記章句親讀如字乃是有意與朱子立  
異失之遠矣物有本末節此一節結上二節起下二節  
爲通章樞紐明惠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節明所先也物格而后知致

咫聞軒臚彙

卷一

五

節明所後也自天子曰至于庶人節申言明惠之爲本  
也其本斂節極言明惠之當先也壹是皆曰修身爲本  
朱注壹是一切也按漢書凡言一切注皆訓權時其曰  
一切爲舉凡之詞乃釋氏語耳不如鄭注壹是專行是  
也孔疏言上从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  
壹曰修身爲本較爲允當朱子曰右經一章蓋孔子之  
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明鄭瑗并觀瑣言曰爲不得其言僅記其意恐于理有



礙按孔叢子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曰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朱子記其意字蓋本于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按个不成字說文所無徐鼎臣言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此一个書亦作一介當从之詩云鶯飛戾天節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按活潑潑地乃當時諺語地卽今俗語的字宋人語錄中或作地或作

底活潑潑地猶今俗語所謂活跳新鮮的也流俗不知乃有用入文字者亦不審之過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承上節其爲人也孝弟而言人而孝弟則無犯上作敵之事故孝弟爲爲人之本仁當作人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引此作爲人是也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朱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按古參驂字通用史記袁盎傳孝文帝出趙同參乘參漢書作驂漢書司馬遷傳同子參乘袁綵變色文選亦作參霍光傳霍氏之禍

萌于驂乘作驂曾子名參字子輿則參當讀驂今俗讀若森非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按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句漢曰菑人引書其讀皆如此今俗曰書云孝乎句惟孝友于兄弟句此沿古文尙書之誤可笑倩兮美目盼兮素目爲絢兮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見衛風碩人篇或謂夫子刪去素目爲絢兮句恐未然碩人四章章七句無緣此章獨有八句此不知何處逸詩無可攷矣曰瑚璉也朱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咫聞軒臚彙

卷一

七

按禮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商之六瑚周之八簠此注誤璉說文作槌與之粟九百朱注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矣按周制祿曰鍾計孟子書言萬鍾是也漢制始曰石計石卽斛也夫子仕魯不久原思爲宰而得粟九百不獨九百鍾太多卽九百庾亦多也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孔子尻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靈公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此亦臆度之詞蓋因爲數

太多故爲此說耳古制曰百二十斤爲石說文石者權

名非量名也古言粟初不曰石計亦未聞曰斗計也子

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

蓋與門弟子言稱美仲弓之詞非直評仲弓而告之也

若面語仲弓豈有贊美其賢而席其父爲犁牛之理此

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同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禮夏后氏收而祭周人冕而祭夫子

言禹致美黻冕乃是曰周禮釋夏禮康成曰漢制釋經

咫聞軒牘彙

卷一

六

後儒病之然引今證古使聞者易曉此正康成善于說  
經處也黻當作鞞鞞也所曰黻笱曰韋爲之字本作市  
亦作鞞俗作紱非是黻乃黼黻字經典鞞無通作黻者  
蓋傳寫之誤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佶不足者攝齊升堂鞠  
躬如也屏气佶不息者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出降  
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

也此一節記孔子入朝之禮吉月必朝服而朝此一節記孔子致仕後事君之禮曰文義求之其次序當如此而曰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爲一節次之執圭至愉愉如也爲一節又次之宋儒勇于改經此處卻未及致詳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按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寢衣卽被也蓋別製被曰備致齋之用非常時所服耳講章乃曰此爲衣與明衣等試思長一身有半作何衣黻法不可通矣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此章

咫聞軒贖彙

卷一

五

所記一時問荅聖人之感深矣蓋聖賢不爲無用之學所且夕講求者修齊治平之略窮則獨善達則兼善用行舍臧其素所蓄積然也子曰雖也可使南面又嘗使漆雕開仕其荅康子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執于從政乎何有荅武伯則許由治賦許求爲宰許赤與賓客言豈欲諸賢曰布衣終老哉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夫子何獨不然子曰如或知爾則何曰哉信諸賢之有所曰也亦淡望諸賢之見知也子路

冉有公西華承夫子之問各曰所能對宜爲聖人所與也曾皙狂士無意當世自顧無可酬知其所言特如六朝諸名流標寄清高蕭然塵俗之外耳夫子周流列國無日不曰天下爲念豈肯自樂其樂置世事于不問乎且當日所問本在酬知三子之言夫子所問也曾皙則所荅非所問矣聖人何取焉使子果與點當莞爾笑不當喟然歎喟然歎者感慨之詞也自傷道不得行三子之才亦終不用轉不如點之無意當世猶能自樂其樂

咫聞軒臆稟

卷一

三

其言與點卽尻夷浮海之意也觀夫子之荅曾皙其淡與三子可知朱注曾點之學云云揄揚過當甚無謂也講章家因之遂謂子真與點何啻癡人說癡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與夫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互相發明夫子之言明文質之不可偏廢也偏勝尙不可況偏廢乎子貢此言竝無語弊而朱子云棘子成矯當時之弊旣失之過子貢矯子成之弊

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殆未免有心軒輊矣分  
左右袒矣且聖人之論文質又何嘗爲本末輕重之差  
乎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已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  
也無已則王乎朱注引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  
稱五霸此董生之盲說也夫子作春秋其大指不外尊  
周攘楚而尊周攘楚者桓文之事也故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焉有不道桓文之理左氏春秋傳言桓文之事綦

尺聞軒輊橐

卷一

三

詳焉得云後世無傳葵邱五命左氏所不記者孟子備  
述之又焉得云臣未之聞孟子特欲勉齊宣曰王作此  
語曰杜齊宣之口耳非其實也春秋大義首在尊王夫  
子盛稱管仲之功而許其仁未嘗卑霸功也論語記孔  
子之言未有勸時君曰王者戰國兵爭周室衰微已極  
其勢不能復振生民塗炭天下不一則敵不定孟子乃  
崇王黜霸卑管晏而不爲蓋其時使然孟子所曰異于  
孔子也後儒因孟子此語遂謂孔門不道桓文殆近于

誣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味朱注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玉相之屬按自甲至癸爲十天榦比之于木之有正榦也自子至亥爲十二地枝比之于木之有旁枝也當作枝榦俗作支干非是注浴俗誤孟子致爲臣而歸章宣王欲養弟子曰萬鍾孟子曰辯十萬無受萬之理按孟子言陳仲子兄戴蓋祿萬鍾是蓋大夫歲祿萬鍾也卿祿自不止萬鍾然十萬則又未免太多故閻若璩四書釋地曰爲統計孟子在齊季分約有

咫聞軒牘彙

卷一

三

十萬此亦非也宣王言養弟子曰萬鍾自是每歲萬鍾則孟子之言辯十萬亦是一歲十萬班祿制度代有不同經典旣無明文無从臆斷矣惡用是駢駢者爲哉按廣韻入聲二十三錫鶴駢同說文引春焮傳六駢退飛今春焮傳作鶴說文無鶴字駢卽今鶴字水鳥也此只訓駢聲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按舜尙句見帝句尙配也配帝之二女也此後世尙公主尙字所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己使女得尙司馬長卿晚注尙配

也此尙訓配之明證也舊讀舜尙見帝爲一句訓尙爲上謂上見于帝也非是上句未言尙帝之女下句何得遽言館甥邪無有封而不告朱注謂專封國邑不告天子也而閻氏四書釋地讀封爲窆禮經中固有讀封爲窆者然春炅時列國有喪無不赴告不待于命左氏所謂諸侯同盟薨則赴曰名亦不踈窆而始告也閻氏此解蓋亦好爲異說惑敲後生者矣

予自己亥呂後主鹿洞者十四季與諸生講論經義

咫聞軒牘彙

卷一

三

多矣錄其可存者于此

自記



鎖石賦

鎖石者余所居邨名也邨東北里許有山一石轟鎖山中曰鎖石北鄉十里皆土山未嘗有片石獨此見之蓋異蹟故其下邨聚皆用是得名石徑五尺許出土如彈丸上有屨迹一長尺餘父老云是許旌陽治蛟至此踐其上語誕莫能詳也間與賓朋過此聊取賦焉

曠矣平原細草綠滿老木青環野水鳴澗夕曷在山猝嗟片石萬古長頑夫曰馮定端凝之望王邨清古之顏

咫聞軒贍臺

卷一

五

竦迹物表儷軌古先其狀魁壘其容簡連眇彭生爲下壽讖子平之世緣田美宜稼寺小安禪山鬼獨嘯巖花乍然長林破霰孤邨入烟有畱題而落埽仍緩步而蘿牽孰枕流而洗耳或登崖而拍肩寄高情于肥遯託勝事于飛僊故令豪士售其奇意鯁生守其舊傳好爾無斲者咸相率而往觀焉當夫拾翠良辰蹋青令序透芳信兮東郊蕩波光兮南浦則有露紛狂生雲鬢少女春服旣成春游有侶睇眇則若舉朝霞咳唾則頓成香雨

莫不池邇山崩，衰回水渚。述虞初之軼談，采齊東之野語。或則會開榆社，鼓動楓林。先生拔劍，女伴停鍼。值賣餚之未屆，欣分肉之相尋。酒治聾兮財孰花，入望兮彌淡。亦復多情拂拭，乘興登臨。又如帶柳方謹，秉簡始歇。剛過一半之春，又到重三之節。時則絮起，因風花濃。聚雪馬射人歸，雞場鬪闕。水嬉兮已闌，山行兮未輟。有右軍之序流，觴匪佐公之銘石。闕若夫，鞠芬芳兮宅畔，柳搖落兮江潭。風雨又近兮重九，月露可憐兮初三。欲題

咫聞軒牘彙

卷一

五

饒兮未設，誰送酒兮俱酣。爰有好事儒人，方聞舊彥。旣爲修禊之游，更啓登高之宴。落帽山顛，振衣岡半。敷衽陳詞，進石兄而一問。夫世有石子乘惠之介，離俗之塵。故星弓爲質，山弓爲身。玉從而隱，金據而根。交之固而曰石友，國之本而曰石民。石之時義遠矣，其眇意閎。惜非鄙夫之所得而云也。顧獨謂吾子堅貞，作性瀟灑。任真雖具體，虞翻固姿骨。之不媚而匹休，周勃差厚動。而少文宜見用于當世，俾有稱于斯人。而閒尻絜稔，少臥

千春苟自快其儻蕩之致則非走之所望于君也若子之族展石畫建石名者乃充溢于苒聞請得爲吾子略陳之昔者補天煉自媧皇改火用于炎帝尙已自茲而降粵若文如竹葉抒奇于梁廟之苒采炳桃花效用于宋宮之地太原則青石箸李治之文舒州則元石作趙家之瑞洛水則寶圖爲啓武之祥氏池則蒼石有討曹之字儼飛峯之象而內苑改觀啓良嶽之尻而嘉名各賜此則乘氣運呂闡奇出文章而經世故能致三品之

咫聞軒牘橐

卷一

美

尊官取通侯之貴執若乃其他采炫濔阡蹟涉怪奇者亦時見于兩大而傾動乎一時是已或畱魚首或有鹿蹠或螭潭多積或龍窟偶窺石雞則江湖常應石雁則嶽使斯貽石磨轉而卜歲石鼓撞已成雷嶺表之石牛共禮湘中之石燕羣飛員嶠呈出雲之巧夷陵有零雨之施金僊之衣可曬玉女之衣時披康干之松枝三年便化洄流之藁藥千歲纔開又或金露生而未央赭霞爛其愈熾或如粟而有光或化麪而爲食僊人之鏡視

疾而能知宰相之碑有字而可識種雍伯之一升豔大秦之五色爲糧則賁自僊翁醒酒則聞諸衛國寒山磬朗試尋半月之形秘省屏張尙辨落星之迹射南山之虎景竟誤將軍餽西域之馬肝不須方伯又如充宗口吞而頓悟生公頭點而不休任昉之神鉅述異高琳之浮磬猶畱養叔之兕迷老眼初平之羊起萬頭雲陽之石然誰火陳山之石鬪何求鳥篆倏成試滌西江之水禽冤未畢難填東海之流燕投室內之筐璽銜漢后誰

咫聞軒牘橐

卷一

七

化市中之印瑞啟張侯太行則磬記如銅博異聞于西晉肅慎則利能入鐵誌殊物于北州或望若蓮花山芹特秀或輕如萍藻水上還浮到公石寄託禁林欣其日近越王石遭逢廉守雪爾雲收又如寶母集珠金剛切玉邵武則蔓引雙枝壺山則柏迷半木剖育子之一拳悵望夫之兩目對響石而語盡能酬用然石而物還可孰白傅得天竺之一鄭璠致象江之六咏仲之雪浪自誇許公之兩聲可卜夫人之景常明孝子之名有屬頑

僧餉鬼而變形貞女取螺而不復此或傳自齊諧志怪之篇或出于史氏好奇之錄其餘駭絕之迹爲世俗所傳者悉數之殆難終于更僕若乃功高百代惠徧九區嘉兒寬之議上馬卿之書乃頌皇惠章廟謨登泰山而立石參封禪于七十二家又若手瑯戈而馳絕域肘金印而殺賊奴燕然遠刻蠶氣彌舒葢刊不耐銘九都震耀一世者盛哉鏤乎匪塵雙兔落而勒功近縣二梟鳴而決勝葑驅者已其或借顏協之書名鐫蕭恭之惠政

咫聞軒臚彙

卷一

三

卓爾碑于賈氏常棣春融豎一柱于王生甘棠夏靜馬稜一郡之揄揚韋丹八州之政令羊叔子誌陔淚之傷沈作賓起畱賢之敬呂及散騎千文之帖破碎逾珍中郎三字之經謬譎取正壘曰馳譽于詞林韭花比能于艸聖談馬記重立之因瘞鶴動多人之聽所曰彪炳璇圖光昭玉鏡上曰揚廟堂謨烈之宏而下及夫賢士大夫猷績之盛至如文房上客實曰陶泓侍文人之朝夕畱夫子之平生筆公是友墨卿爲朋或豬肝雲紫或龍

尾星明或馬蹏樣古或鳳唼質貞陳家之巧能興霰度  
氏之異紀涵星衛公之結鄰是號晏相之傳壻斯偈石  
湖之琳腴畱咏文山之玉帶有銘作玉堂之雅用匪銅  
臺之餘胜陋能言于晉邑堪共語于韓陵及夫張氏蓬  
萊之號蘇子九華之名迨江革之輕艚訪書曷起重陸  
公之歸橐廉吏丞聲亦復一時取重干禩懷清若此之  
類咸蘊張緒之風流襄葛亮之奇雅或簡重而足依或  
閑華而見可曰進用于王家而有偁于儒者故畱侯得  
咫聞軒騰臺

卷一

五

此而祠米顛拜爲之下豈等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滅  
景淡林蔽名絕野者邪今吾子頤光空谷養望層巖者  
亦已久矣曾未聞少顯瓌材出而濟用又不聞稍示異  
迹聊用駭瞻負陸羽之悅陋乏孔顛之清嚴無元豹之  
姿而身亦南山充隱有生犀之醜而面則西字增嫌是  
終已莫足輕重而無異眾凡也自度見棄于時遁逃至  
此盜高隱之虛名掩迂疏之實愆終蚤免于勞薪用得  
全其苦李是則善保夫令名曰巧飾夫庸鄙將使東晉

之士無謂淡原北山之文不譏周子此其用心固亦未  
爲非理也然而竊盛節于箕山學高風于畏壘則宜斷  
人世之往還與茲山而終始是曰褚伯玉鬲絕人物何  
求人莫見面蓋匿景青山違輓朱邸此隱者之所安而  
古人之所美也今子不然于斯習隱日益名高身在薜  
荔思出蓬蒿業已無所表見乃復勦爲荒遠難明之說  
曰惑衆而自豪厭常談之凡近搆蜚語于僊曹遂令僧  
紹捐入城之意元亮忘尋壑之勞少文僵臥而忽起謙

咫聞軒牘彙

卷一

三

客蠟屐曰來敖聯車騎而過訪望顏色而納交長者之  
轍迹常滿學士之杯酒頻邀樹屋生其光采落徑忘其  
宗廖此則游士聲華之習非夫山人之所曰遠蠲塵蹻  
者也夫度瀛海而从松入商山而追皓違夏屋之餘歡  
棄春華之盛藻韓伯休惡其有名阮孝緒久云卻掃鹿  
豕同儕龜鶴俱老乃復謾語自誣遐心莫保則道氣之  
未淡而塵象之不了蓋事必信而有徵言必近而可攷  
今將指王喬化去之鳧附郭瑀高翔之鳥杳日月兮千

季隔風煙兮三島毋乃涉好畫鬼之明聿不語怪之道  
不滋疑索隱之非經而深懼傳聞之難討乎石兄乃听  
然而笑曰異哉子之見責抑何所見之不廣而持論之  
太苛也夫君子儕薇蕨侶薜蘿橡飯菁羹已遺意茅屋  
蓬戶弓養咏隴耕谿畝坐嘯行歌當其爲適則林嬉于  
月下水晏于景斜作許由之東鄰毋拘世網友袁粲于  
南臺自築樂窩被落衣兮鬢綠餐霞脍兮顏酡冬日暄  
兮可負春鳥鳴兮對哦聊自適其疏野之性渠弓譽聞  
咫聞軒輶橐

卷一

三

爲加哉昔仲子憂游閱人生之易滅子瞻曠達與野老  
而相過此下走素所慕效而足下反曰譙訶將非不辨  
豹文之鼠而多怪馬腫之駝乎且夫大隱朝市小隱巖  
阿且有處金門而玩世笑石隱之爲頗惡在杜門爲上  
違俗爲多而必引避世絕人之事苦用相磨也乃子之  
所廣爲荒遠難明者亦自古而有之未識吾子之聞否  
也是故錫蘭則盤古之足迹猶存玉城則如來之履迹  
不朽古佛有浣衣之石鞵尙可尋神女有擣練之礎事



殊非偶二僊暫惕于荊州亦歷經旬之久若香鑪之片  
石歸然實試劒于旌陽之手此皆紀之于作者之書傳  
之于眾人之口天壤之間亦何所不有必執管見曰喻  
度而妄窺乃十失其八九然則子之所曰相疑者蓋弟  
見其一隅而未足深病于下走于是枚生之詆媿既絀  
方朔之滑稽亦窮乃僂然起立瞿然改容揖石兄而謝  
曰鄙人固陋罕睹高輓既聞石士之教願就佗山之攻  
遂相與濯足谿上把臂林中顧萬山兮蒼莽來蕭蕭兮

咫聞軒牘彙

卷一

三

悲風

丁卯讀書家塾場後無事偶作此賦今五十餘年矣  
歲月積深已不復記憶頃檢舊篋得是彙錄存之自

記

過江南賦

庚辰之季辛巳之月余文戰再北征軍遂南客路三千  
朋舊數四上京話別下澤言旋道出金陵城尋鐵鬪時  
非三月見羣鶯之敵飛運謙六朝瞻萬雉之如故輕風  
送權相逢桃葉渡邊細雨霑衣已過杏花時節龍蟠虎  
踞王气何存塵尾犢車風流頓盡正復流連卽景相與  
依依忼慨傷衷不能已已夫治敵者天道之盈虛也盛  
衰者人事之隆替也人事見于下則天道應于上矣昔

咫聞軒贖橐

卷一

三

明太祖之始下集慶也由側微而開皇祚取名都曰定  
帝畿旣尺土一人之不階亦尺地一民之胥屬當其大  
凡中之治豐無外之規包匪同趨梯旒竝達旣庶且富  
都人異乎五方旣壽永昌傳國及于萬禩變江左偏安  
之局一統咸尊息天下不軌之謀羣雄略盡美哉丕基  
特建無爾界與此疆大業有成信天授非人力矣已而  
奪宗禍亟靖難師興玉几之命甫揚金川之門旋啓若  
乃財經得國遽議遷都遂分畱守之司不駐大家之趨

于是薊門煙樹迎乘輿者十四君吳會雲山號陪京者  
二百載靡東西之竝帝薄海攸同方南北之來王長江  
不限及夫北都失守南渡偷安還建康之故宮增苑城  
之新壘爲天所弃踰歲而亡匪十二日爲期匪四七日  
終祚降王遠同微子銜璧軍門後裔永作虞賓執珪朝  
籍所謂君曰此始必曰此終豈人謀乎將天意乎嗟乎  
三十卜世希定鼎于周京百二誇雄傑建瓴于漢氏江  
南佳麗之地帝王之都明祖得之而昌福王據之而敗  
尺聞軒輿橐

卷一

三

蓋在憲不在險惟有意此有人觀明事之始終亦後代  
之殷監也作過江南賦稍徵往記曰質來游知覆瓿之  
無辭偶操觚之有事云余其詞曰

有西江之游客過東吳之故都訪南朝之軼事求北顧  
之遺虛天府久推于雄國地靈夙擅于名區物產臚太  
沖之賦人文紀承祚之書桁開朱雀季游赤烏山川蘊  
藉士女歡娛樓臺則交映金碧城臺則宛如畫圖春日  
則香迷蘭麝秋風則味想蓴鱸惟上都足曰觀萬國故

天下可目爲一家此關中爲英俊之域而江左實帝王  
之尻況當夫遐邇激清中外禔福紫澗無波黃河不濁  
二水羅環三山錦縛紅樹半江青谿九曲受皮草鮑木  
之輸洗斷髮文身之俗民勦力于耕耨士嚮精于誦讀  
鑄殘章郡之銅琢出鍾山之玉綠沈之瓜其嘗紫圍之  
蔓可服記南部之煙花問東山之絲竹攷秦伯之舊封  
追延陵之高躅弔六代之滄桑摩八公之艸木莫不發  
思古之幽情豈徒寫尋芳之麗矚粵稽江南之地天文

咫聞軒牘臺

卷一

三

之分野屬斗禹貢之分州爲揚在于漢末豪傑擅命裂  
土分置孫破虜當假卞之始有獲璽之祥討苻繼之嗣  
事而季儕晉悼復讎而義感齊襄牛渚之兵方大集猊  
兒之鏖不可當拔曲阿而克會稽取廬江而下豫章及  
至大帝之興也燒曹軍于赤壁奠吳祚于丹陽并吞交  
廣略定荆湘乃卽帝位目从人望旣而時無陸遜策匙  
周魴西陵之險尋失東關之勝不常迄歸命而金陵莫  
守鐵鎖空防靡先王之虎視來晉將之龍驤舉江東而

全棄緊謀計之不臧黃旗見而讖多矣青蓋入而國遂  
亾蕭蕭尙存夫故壘悠悠難問于彼蒼若夫五王南奔  
二帝北走臣鶴立兮雞羣君牛繼兮馬後天闕永峙于  
牛頭奇寶何求于鳳首漳燿之烈未渝販章之錫孔厚  
然而風流相扇禮法罔守都會一新河山非舊老莊其  
尙夫元虛管葛無聞于褒負征鎮犯順而備兵臺省備  
員而致咎咄咄而達空函冥冥而負良友黃須兒蒙難  
于中興白頭公受誣于大舅徒障西風之塵漫勸長星  
尺聞軒牘稟

卷一

三

之酒爰自安東之卽眞洎乎海西之含垢反者數起于  
方州疆臣迭尻于朝右終于靈寶之竊大位義熙之平  
小醜更立君呂應識文仍易世而奪璽綬知天命之已  
無豈此坐可長有宋武帝收典午之敝值剛卯之興匪  
鳶肩而燕頤羌虎步呂龍行永初之元改受終之禮成  
開六十季之景運備數十事之休徵方其盛也正始之  
音已退元嘉之政爭徧容物而不弛持法而能平守宰  
呂六棋爲斷閭閻皆安堵無驚吏有循良之治民無愁

恨之聲家給人足賦薄徭輕戶口自是滋殖風俗爲之  
一清若其未取大鼎自壞長城狃于林邑之役乃有礮  
礮之兵嘲黑衣之宰相刺黃襪之公卿目如豈而道濟  
死顏如戟而彥回生金刀利而齊是刈玉燭營而宋旋  
傾信守成之非易嗟負何之弗勝劉下邳不相後人蕭  
建康誕膺天眷淵儉則羞面見人袁劉則捐軀徇難誰  
憐宋室之亾乍睹齊臺之建無功惠之可言忽從容而  
受禪徒觀其敦樸無華嚴明有斷白璧非珍黃金可賤  
尺聞軒臚橐

卷一

七

玉導輒碎于主衣銀鎗欲棄于元旦故高武之朝四竟  
號爲艾安百姓泯其嗟怨亾何而大鳥飛來小龍食徧  
逮後嗣之披猖致生民之塗炭性好弄而無常力儻  
而不倦模大市而裨販身親立長圍而樵蘇路斷種楊  
柳于閱武之堂生蓮花于披香之殿惟趙鬼之是从亦  
蔣侯之偏信雖好臣之云多終神器之如傳都無曹社  
之謀卒有堯城之變蕭離州挾西壘兵力之厚乘東昏  
時事之非舉義旗而靖敵因家難已興師俄三橋之鳳

度倏五位之龍飛昏制諺賦之悉罷淫荆濫役之無遺  
于時人民安樂上下恬熙朝廷方刪詩書而定禮樂陳  
俎豆而習威儀宣制旨之經義肆選樓之文詞咸厭聞  
夫羽檄競从事于毛錐任昉陸倕之筆江淹沈約之詩  
蓋海內賢才竝集于是而江表文物莫盛于茲究之捨  
身不惜佞佛堪嗤天子之殿輕下單于之宮見譏地等  
金甌之缺天無寶蓋之丞馴至金樓有作玉軸揚灰埽  
千軍而未許讀萬卷已何裨特擅長于著述曾無救于  
咫聞軒贖橐

卷一

三

傾危島夷之屯難方生艸澤之英雄又起重童瀦媯汭  
之原一目枕湘東之舛討賊之義獲伸竊國之謀斯啓  
改田敬仲之世家爲陳武帝之本紀自文及宣皆能勤  
政愛民省躬克己膳屏珍奇服鑄華靡投清夜之籤焚  
織成之被周則卻白鹿而不尻陳則還青牛而不侈豈  
期後主內作色荒上覆宗祀非建長秋之宮大霧臨春  
之址朝日升而光映後庭微風至而香聞十里宜狎客  
之常陪樂隱囊之自倚艸旣開于臨平花仍發于結綺

望桃葉之大軍驚阜莢之料理三百季之王氣呂終三百校之金翅難恃傾國洵褒姒之尤凶陳是夏姬之比至如有唐失御方鎮交侵朝命不行于河北藩條復梗于淮南楊王負其險遠李氏肆其并兼惟其得揚一而無爭益二用能卑王八而不事朱三其地故人文之藪翰墨之林家勤蠶織利盡魚鹽文章于五代爲僞首富庶則十國所具瞻而復用兵巨窺長沙一鼓而破湘潭方荆人之入蔡侔齊師之滅郢未幾而邊和尙撫御無

咫聞軒臆彙

卷一

三

術覆敗相尋交泰改元之始周師致討淮甸戒嚴嘉孫晟之外事悲姚鳳之生擒十圍之燭安在一坏之土無慙亦越蓮峯尻士幾務多曠文詠是耽臥榻不容于鼯暉薦紳猶騁其清談空馳徐鉉北來之下莫止曹彬南下之颿此皆割據一隅未能奄甸海宇也繼號一時未能多厯季所也夫惟真人受命而興罄天作主何敵不摧何攻不取削平羣雄肅清邊圉布仁育義正之經綸詒聖子神孫之統緒開國洪武之元定都應天之府御



黼坐而朝羣臣起布衣而有天下山林之歸馬牛風雲  
之從龍虎三韓列于東藩四鎮達于西旅南靖六詔之  
燾煙北修九邊之防禦後宮肅而內治端正學明而耆  
儒舉重科名而制定三季廢丞相而權分六部優加恩  
于勝朝禁干政于宦豎頌祖訓曰戒嗣君述世憲曰示  
來許屏藩竝建夫懿親郡縣相維于畿輔是故論其匹  
夫而王則同符漢祖也竟海爲關則盡有秦土也勛該  
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宜乎

忠聞軒贖橐

卷一

四

聖人褒之曰治隆唐宋史臣贊之曰道兼文武豈知半  
邊月飛上九重天立孫行古道顧命託時賢同齊家之  
畀昭業異梁代之授簡文屬匱武興文之會正取新去  
故之季采迂儒之未議珍往聖之遺編改門名而从周  
雅更職秩而仿周官循後周之軌轍襲優孟之衣冠苟  
虛名之是慕非實用之攸關轉資口實適釀兵端遂舉  
晉陽之甲曰清君側之姦炳文一戰而敗績景隆再奔  
而召還遣輝祖曰防山左命梅殷曰鎮淮安北平之攻

不克東昌之捷徒然有元顥之人洛無田單之破燕靖  
難師咸渡從亾錄其傳守難馮鐵鉉門遽啓金川玉帛  
交錯之場金粉迷離之地鳳皇臺上鳳來游燕子磯邊  
燕飛至文皇纂承太祖之統也豈周公之輔成王伯常  
山之篡齊帝革除建文之號也匪唐鎮滔天復之名如  
漢皇偁天福之歲初無易姓之嫌聿負維新之治五等  
則大封功臣十族則誅夷忠義眷念潛藩議移清釐乃  
營北京乃建大內有踰作雒之規詎等遷殷之計卽東

咫聞軒騰稟

卷一

望

道之采訪設南京之守備宮闕俱存園陵謹衛備置曹  
司不參政事良殊苻代之陪都自成一朝之王制大氏  
選碩德之臣處列卿之位養清望于班聯守華資于官  
次入三吳者願接其起尻表七卿者不錄其名字燕臺  
是宅昇州遂空故絳去其舊宇新鄭舍其初封平戰爭  
于涿鹿罷軍鎮于盧龍玩盧溝之曉月臨易水之寒風  
懷帝闕兮不見有使下兮遙通阻關河兮迢遞蔽煙霞  
兮溟濛一自鑾輿徙御瑄闕虛崇朝參久廢于闕下名

號仍尊于禁中企屬車而已遠瞻法駕曰無从莫奉大  
安之輦不聞長樂之鐘悵瓊林之宋慕思玉樹之青葱  
王謙之堂猶是金張之邸稀逢賦白門之焮柳詠吳江  
之落楓孰濫巾于北岳共讀書于南廡極娛游之多暇  
伊風景之不同至今有南京之目在昔爲大明之宮葉  
葉承平羣生茂豫桴鼓不鳴饗飧各裕渾忘冬夏之怨  
咨那覲春焮之補助百餘季閔父老治其田廬王侯遵  
其法度中澤之鴻雁無傷大江之蛟龍尅怒數傳而後

咫聞軒贖彙

卷一

望

朝政漸已不綱人閒因之多故降及崇禎流賊嘯聚而  
益多飢黎聞風而相附郭海弄潢沱之兵漁陽有閭左  
之戍始曰稅使礦使之害民繼曰練餉剿餉之加賦國  
帑日衰寇氛雲布井里爲虛軍屯滿處黑山之渠魁誰  
織綠林之劇盜誰捕誰畱已去之民心誰輓難回之氣  
數彼李張特爲

聖皇之驅除我

國家早膺

上天之眷顧弗克保其金湯呂至改其王步祇合備三  
憲于東樓奚能延一綫于南渡天方薦瘡喪馘宏多裔  
之孫子逢此百罹民非無恙帝喚奈何忍飲福祿之酒  
空唵恁思之歌鍾覆亾之末運痛禍退之紛拏原福王  
之自立遇愍帝之升遐招流離之士庶領破碎之山河  
建國知長江之非塹保邦若大水之無涯帝命將戾于  
周服天下看竟是誰家顧沈涵而冒色恣淫洸與驕奢  
疏史姜之忠直任馬阮之姦衰弟案翻而順案作朝氣  
尺聞軒牘彙

卷一

四

盡而暮氣餘但堪執劉鋹之挺曷足揮魯陽之戈會迎  
王師之時兩叨霑

聖代之恩波兩戒同歸于丕冒萬邦共慶夫協咏後之  
至南畿者惟是對銅駝而感荆棘憶金馬而傷黍禾談  
者覽吳晉之基泥漢唐之迹多呂江南爲卑薄之區非  
皇王之宅而明太祖尻之率土皆臣元后終陟不復囿  
于偏隅罔弗歸其有極登圖籍于萬方集貢珍于重譯  
何必會曷之所咏何必瀟湖之攸食比成祖之遷燕至

信王而喪績遭時勢之多艱委萬乘于一擲可知多福  
本于自求皇天期于能格封疆非所呂域民山谿非所  
呂固國命不于常惟善斯得民不于常惟仁是適果其  
有道方隆自爾無思不服豈地埶之不宜東南豈天道  
之多在西北故孟子言得其民之心而叔向曰在其君  
之惠詳有明之始終可呂糾俗論之非破齷生之惑亂  
日趨遠道之繇繇兮指姓川之厯厯征颿達于江南兮  
庶歸舟之可識哀作賦于子山兮樂題詩于太白緬遺  
咫聞軒贍臺

卷一

四

事于當季兮曾京邑之翼翼靈光無復歸然兮暹陽九  
而鼎草恭逢

聖王之龍興兮漢休養與生息安耕鑿于編氓兮快登  
臨于過客獨懷古而不能忘兮長穆然于山高水清之  
側

庚辰四月十六日出都五月初八日抵揚州十二日  
發揚州十三日抵金陵入城游覽乃作斯賦舟中無  
書可檢搜索枯腸爲此知不免士衡之蚩也

自記

太和殿賦

瞻

金鑾之寶殿兮倚霄漢而徻峙繁

太和之崔嵬兮據坤靈之正位冠

三殿而首出兮卓宏規于

大內開闔順夫舍易兮圓巨侔夫天地明蒿柱之不經

兮悟茅茨之非制覆重檐于

瓊樓兮標兩觀于

咫聞軒贍臺

卷一

巽

象魏闢千門萬戶曰進賢兮分五玉三帛曰輯瑞睹

皇尻而見

天子之尊兮肄朝儀而知

皇帝之貴貢賦登而其上

九重兮王侯入而咸評

萬歲惟

聖人能尻上不驕兮故天下曰鄉明而治其規制也則

卉臨

天安後達

乾清左由

協和而入

文華右出

熙和而之

武英內則

昭惠貞度之門對啟

體仁宏義之閣相承周廬紛錯

咫聞軒贖橐

卷一

吳

輦路經營巡日徽道衛日嚴更接日黃門之署環日

紫禁之城奐

彤陛之九級兮粲

玉階之三成坐碧樹于周阿兮棲金爵于觚稜一橋流

其  
恩澤兮雙柱載其光榮增九筵之迫狹兮想百堵之皆

興曾工師之求木兮亦多土之爲楨庶咎夔之升降是

路兮豈松喬之游從斯庭觀夫棟桴高躐棼椽布翼青

熒琳琅霽皇金碧玉爾運其斧斤兮公輸削其繩墨飛  
欄迢嶢而嶒岷兮隆宇岬吻而赫奕高叢上躋而不可  
窮兮連闈洞開而惟所適棖題則炫燿華璫兮闌檻則  
璘彬文石淵乎雲譎波詭摧隤而成觀兮箕乎箕張翼  
舒杳窳而靡極俶博倣曰無垠兮轡瓌麗而莫測紛鳳  
翥曰鸞騫兮薄輦飛與鳥草如北辰之尻所而其眾星  
兮如東嶽之陵空而卑九域得賢臣曰彌我不丕基兮立  
法宮曰作民

咫聞軒牘彙

卷一

四

明辟綏緜區而宇而罄無不宐兮合普天率土而各曰  
其職若乃當三朝之元會集百爾之簪裾陳丕基兮立  
宮懸之美善設聖

鹵簿之扶疏

聖上乃御禮服循廣除啟玉戶排金鋪微雲蔭于  
華蓋兮初日照于

乘輿

五輅備駕于馴象兮餘林乍噪于慈烏



靜鞭鳴而臣鄰之班肅兮  
韶舞奏而中和之教敷儀虔糾于虞使兮禮聽贊于鴻臚

丹陛之大樂竝作兮

紫宸之正衙同趨拜衣冠于萬國兮伸舞蹈于三評見  
辟哀于

闕下兮觀劈正于

坐隅有伊訓之一惠兮歌天保之九如追

咫聞軒贍橐

卷一

哭

有虞之無爲而治兮軼在鎬之有那其尻蕃部極于使  
犬使鹿兮皮幣輸于黑貂黑狐棄西番于闐之玉兮來  
東海窩集之珠朝諸侯于

明堂之位兮大一統于王會之圖若其進士傳臚有文  
有武儀略同于

大朝事特詳于選舉供黃案于

殿中兮置雲盤于

殿下書榜先呂閣僚兮奉榜粵惟禮部迨

聖駕之出宮兮鳴

午門之鐘鼓百官相率而朝參兮新進追隨而拚舞叨

清問于臨軒兮近

天顏于當宁遂宣

制而傳臚兮姓名一一其可數地初歷夫

螭坳兮班喬參夫鷺序望

楓陛而趨蹌兮俯櫻街而容與謹虎拜之對揚兮樂

龍光之譽處比退朝而大典告成兮既中第而香名其

咫聞軒騰橐

卷一

四九

觀太史書此日之雲兮大旱作佗季之兩張楠于

長安之門兮開筵于京兆之府游進士之得人最多兮

皆大比之興賢所取禮莫嘗于

殿廷兮慶長流于門戶其佗如

郊祀慶成之宴

萬壽祝嘏之辰凡有關於大禮均具列于九賓緬

茲殿之崇構兮積歲月而常新上呂奉承

宗廟兮下曰

臨御臣民履

至尊而制六合兮受圖籍而膺貢珍此規模貴于宏遠  
兮而血氣莫不尊親故壯麗而不爲侈兮知儉樸之不  
足云瘳

天威于咫尺兮時奔走乎薦紳快攀

龍而附

鳳兮欣就

日曰瞻

咫聞軒騰臺

卷一

五十

雲匪明光與長樂兮匪清涼與宣溫匪受釐之宣室兮  
匪聽朔之南門將傳之于萬萬世兮曰迪

卉光而詒

嗣君彼夫靈光見述于文考景福盛侔于平叔乾元獻  
頌于子安阿房作賦于杜牧紀朱紫之被土兮論緙錦  
之衣木徒矜夸夫宮室兮祗鋪張夫藻縟若

太和之穹隆兮實典章之攸屬方古人之衢室總街兮  
異後代之珍臺華屋視

保味

中咏而加崇兮統左翼右翼而致肅仰

天闕之峨峨兮欽

聖容之穆穆美

大觀之在上兮建

皇極而錫福正

南面而垂衣兮被

袞龍之法服通

咫聞軒騰臺

卷一

至

昊綽之無聲兮迤

景命之有僕彼君子之來朝兮夫孰不向

大廷而拜伏於鑠哉

茲殿之爲下國綴塗也憶嘉名之肇錫兮懷多福之自

求釐法物于東序西序兮薦庭實于小球大球聞警趨

于

六龍之御兮覲崇高于

五鳳之樓識祈禩之不類兮亦崇政之非儔覺金華之

無取兮蚩玉燭之爲九三靡有踰于盛漢兮五宮弗尙  
于成周雖在方聞之士隱逸之流且樂觀于朝會之禮  
兮而心慕夫京闕之游謹爲之頌曰

紫宮兮霞敞

青瑣兮煙浮雲遙兮雉尾日上兮鼇頭舞兩階兮干羽  
靖四海兮戈矛有出花兮

宮漏無流葉兮

御溝開閭闔兮

咫聞軒贍臺

卷一

至

宮殿修朝覲兮春煠獨堂皇兮端拱何牖戶兮綢繆賴  
一人兮有慶宜百祿兮是適指千祺兮萬禩長  
申命兮用休

正大光明殿賦

正大光明殿者

圓明園之正殿也

離宮宏敞

別殿焜煌香柁作柱文柏爲梁刻玉成砌裁金飾瑞制  
比乾元之殿名殊皇信之堂覽郊坰之生意擿大塊之  
文章乍花明而柳暗更山高而水長嘉樹勿荊而勿伐  
流泉可濯而可湘地遠囂塵之市天開詖蕩之場正大

咫聞軒牘橐

卷一

五

而情其見光明而道丕昌詎等豫章之館非誇莖若之  
香陋游觀于五柞蚩畋獵于長楊而況當鏡清砥平之  
會有珠聯璧合之祥此蓋百神受職

天子當陽

化光玉鏡瑞啟珠囊受八方之瑛賁朝萬國之冠裳莫  
不欽

皇建之有極祝

聖壽之無疆當夫魚鑰晨開鸞聲夜鉞大臣習容觀而

謹朝儀言路陳便宜而上封事履聲橐橐于諸曹帽景  
翩翩于羣吏若乃

萬壽屆期在園

駐蹕抒普天同慶之微誠循

御殿受賀之舊例時則

乘輿出宮禮官辨位贊拜有司鳴鞭如制左右翼分立  
王公東西班徧傳部寺徵獻鏡于史書述稱鱣于經義  
觀劇啟

咫聞軒牘彙

卷一

七

同樂之園開筵仿大酺之賜詩歌天保九如之章舞列  
太平萬歲之字恭逢盛典者惟是美

鴻釐之大來誌

聲教之覃被又如大考遴才賓興選使皆曰時而舉行  
竝于茲而校試進庶司曰論文登

大廷而講執厥爍露于筆端豔春華于藻思所曰宏獎  
人倫甄陶士類載巋

皇風潤色

至治著作盛于詞林栽培周于寓內萬方觀  
文教之隆四海塞休嘉之氣左有

勤政親賢之殿苒爲出入賢良之門曰

召對卿尹曰引

見朝紳

王國之生多士

聖主之得賢臣浴耳目之作朕重股肱之惟人佩銀魚

而丞組入

咫尺軒牘橐

卷一

五

金馬而解巾觀

清光于

蓉闕承

寵命于

楓宸喬攀附于鱗翼參出納于喉唇陟

天闈而近日依

禁籓曰瞻雲婁從游于

上苑方敷歷夫要津肅早朝于有位邀晝接于



至尊至于舉人之蒙挑用進士之

賜出身初離蓬華始出風塵得望見夫

顏色藉誇耀夫交親選舉廣求賢之路明揚羅觀國之  
賓羨班聯之濟濟嘉文質之彬彬遂仰窺于

甲帳仍遐矚于

辰垣繫庶務之所匯在

斯殿爲彌殷經三時之

臨御總

尺門軒贍橐

卷一

癸

萬幾之紛紜軒蓋于是而大會鞅冕于是而成羣咸趨  
如而趨進曰縻至于

御園大矣哉何

斯殿之巍然峙崇基之卓尔膺多福曰安念度宏規而  
大起粵惟我

大清功惠洽于羣生

統緒縣于萬禩關不封于丸泥屋自建于瓠水中外一  
其車書遐邇達其包匪千乘萬騎之所會同九夷八蠻

之所環視非崇隆無曰示尊嚴非壯麗無曰章盛美游  
剝制之顯庸詳折衷于典禮有不日之觀成儼靈臺之  
經始木何有于綈錦土何爲于朱紫固無取于卑庠亦  
不病于華靡布政事于

朝堂流

恩膏于閭里揚令甲之緝熙受

天申之餘祉瑞日照于

金根咏風拂于

咫聞軒騰橐

卷一

五

玉祀湛露零于騶牙卿雲遂于雉尾灑

天威之不違樂

天顏之有喜層樓盤鬱飛宇峇嶢頻臨平野上出重霄  
大非七十里之囿近在五十里之郊尻處特宜于九夏  
往來尤便于百餘排窗中之遠岫納檻外之涼飈繞日  
清流激湍之映帶從日崇臺閉館之飄颻緬

皇宮之在望瞻

御坐之非遙安會歸之各得頌

謨烈之維昭

致理而堂階不下

尻高則仁義爲巢惟

聖人之正大光明其見俾天下之偏頗反側潛消踐官  
曹而結綬馳

皇路曰連鑣履周道之坦坦招車乘之翹翹詠菁莪之  
既見賡采菽之來朝名孰齊于姚宋業孰媿于蕭曹近  
光者是行是訓適野者曰游曰敖相與歸心于

咫聞軒騰橐

卷一

五

聖化豈徒娛意于林皋

大凌河養息牧馬羣賦

有翰林主人問于養息牧牧長曰昔者周作馬同之詩  
漢行馬復之令穆天子曰八駿遄征衛文公曰千駮致  
詠十二谷色別爲羣十二閑材多上乘小戎見偁于秦  
小駟取敗于鄭河圖呈伏羲之祥宛馬重貳師之命騁  
其騰驥之才順其豢養之性馬之爲用宏矣所由功佐  
鷹揚國修馬政也然而四方無虞天下大定塵靜金甌  
化光玉鏡鬱山傳歸馬之休郭海志買牛之慶黔黎安  
咫聞軒贍橐

卷一

五九

堵而勤耕耘將帥釋兵而奉朝請固已駕名馬于鼓車  
息戎馬于邊竟奚矜戰伐之特多奚取天文之上應徒  
費大農之錢無益太平之盛而論者侈談六師爭誇百  
勝蒙有猜焉竊曰爲馬可廢于清時設曰質諸牧正牧  
長乃驟然而笑曰固哉主人之問何所見之卑也夫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馬首重于軍國  
而攸關于盛衰古者出車之多寡各別皆視封國之大  
小爲差六軍三軍衆爲制萬乘千乘定其規降及後世

國家當其彊盛畜馬亦見蕃孳是故問富曰車數對者  
開國曰馬上得之我

太宗皇帝之肇造區夏也

武功丕著

神器有歸疆場效能于二白馳驅不數于四驪曰整軍  
而經武僉懷惠而畏威張雲錦之萬騎靖風塵于一塵  
且夫持盈係泰况安思危有備乃可無患不備不可曰  
師今也繫馬不啻于駟置牧已踰百稔有騶有駉有駉  
咫聞軒墜稟

卷一

本

有騏調習有節訓練曰時周旋罔失進退咸宜有清高  
而淡穩或侷儻曰權奇好馬者愛其神駿相馬者賞其  
不羈蓋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惟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懿夫養息  
之立牧也在中原既定之時是大敵方夷之始生聚未  
遑創痍甫起惟懷永圖勤求上理眷言長治久安之謀  
是用擇地建牧于此良馬四而賢可親元戎十而行先  
啟曰永朝夕而繫維不隨水艸而逐徙當成功而效一

心豈引重而衆兩耳識拔不希于九方奔蹏亦致于千里何必力逞驂騮何必名高駮駟何憂我馬之瘠何驚君馬之駛觀四牡之駘駘任行邁之靡靡繫牧事之有成益滋生之不已數按籍而堪稽貌披圖而能指雖調發之云多自蕃昌之足恃富無慕于景公養詎煩于非子競索駿于大凌之河詎求驥于渥洼之水夫此大凌河也天開遼左地處關東近連宣府遙接冗庸隔陪京之伊迳爲

咫聞軒牘彙

卷一

十一

王氣之所鍾沃饒侔于汧渭敦樸擬于岐豐牧養久而大盛山谷所在咸充非百駒之駮馬出

九重之真龍迥異碧雲之駮無殊青海之驄曰蕃曰息曰雌曰雄曰張國勢曰壯軍容山西之將樂爲用冀北之羣渠遽空因我馬之無數卜所向之有功姦哀爲之頓息聲教曰是大同故馬者暇則可曰崇儀衛急則可曰備兵戎至于括馬不聞于多事良由牧馬豫講于邛隆無須駿骨之買無假虎皮之蒙豈徒曰眾庶街巷

有馬徵閭闔殷富之風也哉而況夫隸上駟之清卿萃  
翔磨之內廐侍

法駕之起尻列

乘輿之左右樂官備于騶虞舉典章于獍狩陳大獲于  
宸游奮泰武于上囿禮靡失于三驅能聿昭于載驟場  
不賦于食苗棧不譏于戀豆又不獨功在卽戎利資禦  
寇踊躍用兵馨烈彌茂而已然則馬之績著封圻勞宣  
介辜竝竝貴于四靈而標異于六畜斯牧也景敲汀洲  
咫聞軒騰臺

卷一

奎

迹徧巖窟外曰揚

本朝之盛內曰表

天子之富主人奈何守俗儒之舊聞持淺見曰相詬乎  
于是主人矍然改容避席降階曰復曰僕不才未識機  
宜未閑攷究聞牧長之言敬佩許謨自慙固陋矣

